

反三國志

于右任





一 卷





吳序

吾國戰術，肇於黃帝，作於春秋，盛於三國，而烈於近代。以步戰，以車戰，以騎戰，刀矛弓矢，進而爲火器戰，至血肉之軀，不堪一搏；而陸戰，而水戰，而航空戰，再進而鋼車鐵艦，潛水艇，緣氣砲等，而爲科學戰，則山川之險，莫守一夫；爭城爭地，爭長爭雄，始於國內者，迄而國外，將復進而爲國際戰，爲世界戰，則歐亞馳驅風雲變色，瞬息飛行萬里，國界以破，金湯盡失，天塹無功，迨至進而爲航空戰，爲科學戰，則龍戰於天，玄黃其血，戰之局日以新，戰之區日

吳序



吳序

以擴戰之具。日以備戰之禍。亦日以深。而戰鬪之術。乃日以光。以大居今之世。使執古人而問戰術。誠有孫吳所不得名。師尚所不得語者矣！洸洸宇宙。迥非必不得已而可去兵之秋。軍旅之事。早爲有國者必興之教。國防是亟。軍國民教育。是重。固不僅以國魂有託而宜然也。齒兵凶戰危之道。不知爲大同。所必履之程。哀易子析骸之慘。不知爲天演中必開之例。文明之氣象。所莫遜者。野蠻之酷毒。專家之學術。所得同者。萬物之芻狗。謂人類之祖先。野蠻可忘。而天地之生殺。萬物爲不仁。可乎？是故和平親善。無往不託諸空言。弭兵非戰。無國不爭於戰備。因之戰術日新。蓋猶未已。夫豈不曰萬惡皆歸於一戰者。而萬善亦皆歸於一戰也耶！吾國



處於次殖民地也久矣，欲求轉弱爲強，終非不戰可得，是與其居於人後，爲自欺之非戰，無甯預於事先，爲思危之備戰。雖戰具非人人可得而備，然戰術固人人可相爲習，且以國魂所寄而無待於外求者也。亦卽與備戰同功者也。國之人士，震於海陸空軍之名，負笈外游，學成而返，滿懷大欲，自擬天驕，投身戰陣，卒亦比比而十年以來，旋起旋仆，勝負無常，或死或生，成敗靡定，幾若武力之不足恃，戰術之不足信者。於是或隱閭巷，或入山林，或去他邦，或游緇侶，人材戕賊，以內戰爲之一空！坐使營私自固，相習成風，游說之士，過江如鯽，國魂盡喪，而戰術爲之不揚，豈有他哉？殆未明於戰道耳。夫一國有一國之情，卽一國有一國之戰道，戰術有



吳序

變。而道爲常。戰術可通。而道不易。飽異域之戰術。而反其國之道。焉。斯縱橫捭闔之徒。可得而乘。馳騁疆場之士。從而必敗者也。時逢戰國。則蘇張之辯。以生。書曰。陰符。則韜鈴之略。以備。以詐相高。以詭相尙。循環不厭。而亂以不息。國情如是。戰道亦如是。國之戰術。亦鮮不如是而已。故執古人而問。今世之戰術。洵瞠目結舌。以無詞。而求自國之戰道。於古人。必口誦心唯。而有得。是亦軍事重於地理。重於歷史之要義耳。周子大荒憤。令人之空言戰術。而不明戰道也。痛今時之戕賊人材。而盡喪國魂也。悲今世之妄談非戰。而莫知備戰也。因取三國演義。而盡反之。以明一代戰術之盛。而見一國戰術之風。將以今之戰術。求於古人。庶幾可合于戰道。



而亦借古人之抱負以惜今人，卽以自抒其抱負也；於是發憤以成書，雖謂爲游戲文章而自小之，吾知藏之名山，傳諸後世，將與大籙陰符共垂不朽焉。蜀山滯暑，開卷諷誦，盎然有味，俯省藐躬，重有愧焉。故勉爲之序。子玉吳佩孚。

吳
序



吳
序





張序

民國四年首春，余新自日本還京師，識周君大荒於衡陽劉未龍寓中，縱酒高談，傾倒四座。時大荒方應知事試驗來京，顧馳騁於聲色，惓惓於女伶小月英，發爲文章，奇譎偉麗；又見其爲金玉蘭九錫文，儷青妃白，五千餘言，氣象雄偉，不可一世，心奇之而未深識也。又二年，余主辦正義報於天津，浼其編輯文苑，相處幾三月，粗識其爲人。旋因天津水災停刊，大荒亦應前甘肅督軍黃幼蟾之招，委以要職，未幾奉命還湘，進言譚浩明，以桂軍守岳州，以



張序

湘粵聯軍出公安石首，援荊襄以窺中原，言甚切至，譚貪總湘軍民政權，不用其言。石黎既敗，岳長失守，譚狼狽走永州，大荒亦間關再上京師，余聞其策，深惜其言之不用也！參戰軍起，第一師參謀長渭源裴建準，與大荒同聽戲廣德樓，立談之間，相與定交，言於師長曲同豐，令典書記。八年四月，裴奉命出鎮河州，要與同行。大荒周歷四塞，盡悉其利害形勢，爲上書當道，凡數千言；時督甘者爲合肥張廣建，庸懦冗沓，心善之而不能用也。大荒復西游寧海，西寧道尹黎丹愛其才，言於鎮守使馬麒，將留爲參謀。大荒以裴公千里相要，中道棄去，何以爲心，婉辭謝之。時河湟洮狄往來頻數，大荒感諸葛出兵天水之事，傷近代戰事之盲昧，慨然有述。



作。之。志。於。是。發。憤。撰。此。書。始。成。三。回。以。女。弟。天。亡。老。母。憂。思。成。疾。
乞。假。南。歸。未。幾。復。來。京。師。余。從。問。西。邊。形。勢。大。荒。歷。舉。道。途。遠。近。
河。山。阨。塞。民。族。強。弱。賦。稅。多。寡。軍。隊。布。置。以。對。如。數。家。珍。伏。波。聚。
米。爲。山。比。之。昔。賢。殆。可。無。愧。余。心。折。焉。始。識。向。者。以。書。生。目。之。固。
獨。皮。相。也。十。年。六。月。湘。鄂。戰。起。大。荒。因。故。友。劉。琪。筌。死。於。京。師。爲。
之。營。葬。送。其。父。還。長。沙。前。師。長。李。右。文。夙。知。其。才。言。於。總。指。揮。宋。
鶴。庚。以。爲。祕。書。將。發。之。先。李。問。以。此。行。結。果。如。何。大。荒。笑。曰。鄂。中。
主。客。軍。無。慮。七。八。萬。我。以。二。師。一。旅。而。云。尅。期。至。武。漢。殆。無。此。易。
事。也。武。漢。重。鎮。爲。南。北。所。必。爭。洛。吳。之。欲。言。不。言。者。欲。我。爲。之。驅。
王。占。元。耳。我。輩。此。行。不。可。謂。援。鄂。但。可。言。爲。蕭。耀。南。效。力。也。李。以。



張序

軍事既定，不可復諫，相與喟然而已。一月而事敗，由岳州至漢皋，至上海，轉赴奉天。次年二月，由奉天返湖南，湘中將帥皆知之矣。始令爲總部軍法官，繼改軍務司書記官。會湘西事起，大荒以摯友陳志壯爲蔡倚任，思爲排解，以弭戰禍。十二年五月，冒險至沅陵，蔡鉅猷一見傾心，盡以吳謝宋魯往來文電示之。大荒由沅陵致書李右文，極言宋魯吳謝之不穩，願以百口保蔡氏之兵不出沅陵一步。書末並言長沙之憂不在邊外，而在蕭牆。李得書以去，就爭不得，請卒以母病辭職。大荒自沅陵歸，亦棄職去。語所親曰：始禍者湘西，而受禍者其湘南湘東乎！後趙卒以朱耀華兵變，倉皇出走，而衡永長岳皆爲戰場。大荒感故國之凋零，棲迹都門，時



復太息，余然後始知其輕財而重俠，好謀而能斷，不僅博學而有文矣。十三年四月，余創辦民德報，仍以文苑相屬，大荒始出其反。三國志舊稿，續以付刊，日成一回，回約數千言不等，三月而歲事。余與共晨夕者數月，見其日事游衍，流戀歌場，率爾操觚，略不經意，而細繹之，則針線細密，結構謹嚴，回環照應，首尾完具，雖其才氣縱橫，學識英邁，亦其閱歷宏富，經驗良多，有以致之也！書中反復於師克在和之旨，寫三國諸將，雖於窮困艱難之時，猶以死力相救護，曾無妬嫉棄置之心；又皆傾財以饗士，毀家以抒難，無一藉戰役以肥私囊者，則其有感於當世之軍人者深矣！至於兵凶戰危，兵不擾民之意，再三申述，而不自已，是其親見烽火縱橫之



張序

中。人。民。流。離。之。苦。其。所。印。者。深。故。所。言。者。彌。重。耳。曹。孫。既。滅。備。若。
可。王。乃。以。同。爲。禍。首。胥。歸。於。盡。善。戰。如。孔。明。而。自。怨。自。艾。者。又。復。
如。彼。於。戲。何。其。意。之。幽。邃。而。綿。邈。耶。以。馬。超。爲。功。首。而。超。之。兵。不。
免。於。縱。掠。則。猶。是。僧。格。林。沁。鮑。超。之。軍。爾。於。軍。事。上。固。有。便。利。之。
所。而。人。民。則。已。創。鉅。痛。深。矣。絃。外。之。音。索。解。人。正。復。不。易。也。至。其。
設。計。上。窮。歷。史。之。軍。謀。下。掇。近。代。之。兵。略。上。下。千。古。成。一。家。言。而。
言。皆。有。物。類。非。空。談。余。本。書。生。廁。身。戎。馬。金。陵。一。役。親。歷。戰。陣。攻。
守。之。艱。難。嘗。恨。書。生。之。論。動。輒。云。統。籌。全。局。不。知。軍。事。瞬。息。萬。變。
不。可。遙。度。所。畫。太。遠。中。有。蹉。跌。則。全。功。盡。廢。曾。不。如。步。步。爲。營。各。
個。作。戰。得。寸。進。寸。之。爲。愈。也。此。書。不。務。遠。不。侈。談。大。戰。數。十。而。所。



部之兵，無過十萬者；調度將士，層次井然，無有不重視後防者；是殆鑒於德國之敗於麵包，湘軍之敗於岳陽也。余嘗謂孔明令魏延出常山以攻幽州，不如從李自成由寧武出燕京之故道，大荒言曹彰已出屯柳城，若倉卒相逢，必全軍覆沒，則其小心謹慎，概可見矣。至其獎勵節義，指示方略，後之覽者，將有所觀感焉。余讀其管寧蹈海之賦，諸葛游洛之詩，知作者非戰之心，固不忘於寤寐也。其所以痛斥張松者，愛國之忱，躍然紙上，又烏可以其寓言而小之。間有疵漏，爲罅，尙微。秋雨新涼，展卷雘誦，不知當擊碎幾許唾壺矣。

長沙張堯卿序於京師

張
序



張

序

